

本科生学年论文



论文题目： 穆斯林与现代欧洲社会

——阿萨德论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

院 系： 哲学学院哲学系

专 业： 哲学

姓 名： 田可耘 学 号： 12300160066

指导教师： 朱晓红 职 称： 副教授

2015 年 6月 23日

**穆斯林与现代欧洲社会**

**——阿萨德论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

**哲学学院 田可耘**

**指导教师 朱晓红**

**摘要**：近年来，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多起事件引发了全球性的公众舆论与学术关切。宗教学家塔拉尔·阿萨德深入分析了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背后的复杂脉络，揭示主流话语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中心主义偏见。阿萨德认为，穆斯林与现代欧洲社会之间的隔阂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欧洲文化认同、自由民主制、亵渎与言论自由的观念等，需要联系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政治气候加以把握。他的论述为我们对同类现象的理解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路。

**关键词**：伊斯兰教；自由主义；言论自由；文化认同；亵渎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many Islam-related affairs have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s as well as academic interests on a global scale. Talal Asad, a religious studies scholar, performs incisive analysis on the complicated contexts of the Rushdie Affair and Danish Cartoon Controversy, and examines the assumptions behind mainstream discourses, including liberal ideology and Euro-centric prejudice. Asad holds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Muslims and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should be imputed to diverse causes such as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liberal democracy, different notions of blasphemy and free speech, etc. He argues that these affairs need to be linked to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ertain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political climates. His exposition offers a productive approach for us to look further into phenomena of this kind.

**Keywords:** Islam; liberalism; free speech; cultural identity; blasphemy

**引言**

近年来，由于宗教格局、政治生态、人口结构的种种变化，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晚近的例证便是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查理周刊》事件可以看作是2005年丹麦漫画事件的延续，而这两起事件又可回溯到1988-1989年间的拉什迪事件，三者均在当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舆论焦点，不仅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不满，更引发西方主流话语对伊斯兰信仰的攻扞，使双方长期以来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由于这三起事件共同指向了一系列重大议题，包括言论自由、亵渎、文化认同等，在近年的穆斯林事件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而在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1]](#footnote-2)、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2]](#footnote-3)、艺术史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3]](#footnote-4)、性别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4]](#footnote-5)、激进左翼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5]](#footnote-6)等知名学者均发表了相关评论。其中，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检视。

塔拉尔·阿萨德是当代最具盛名的宗教人类学家之一，也是后殖民宗教学研究的一员干将，对人文社科学界的众多学者产生重要影响。阿萨德主要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考察对象，探问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学术关切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反思，更是深入到当今社会现实的诸多面向，着力讨论与宗教相关的公共事件，并由此探察所谓“欧洲现代文明”对宗教他者（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想象。他在对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的分析中引入了丰富的历史与政治维度，提醒人们审视现象背后的复杂脉络，他此前所论及的诸多议题同样也适用于对《查理周刊》事件等同类现象的思考。本文以阿萨德对拉什迪事件、丹麦漫画事件的评析为例，梳理阿萨德的相关著述，以期为当下的穆斯林事件提供新的理解框架。

**1三起危机事件概述**

“拉什迪事件”（The Rushdie Affair），又称“《撒旦诗篇》之争”（*The Satanic Verses* Controversy），是上世纪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1988年9月26日，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在英国出版，书中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歪曲了有关伊斯兰教的基本史实，激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数十个伊斯兰国家严令禁止此书在本国出版发行。1989年1月14日，英国布拉福德的穆斯林公开焚书以示抗议；1月27日，英国穆斯林公开上书要求此书停止出版，并表示希望英国当局修改反亵渎法；2月1日英国政府表示不会应穆斯林要求修改相关法律；2月12、13日，巴基斯坦、印度爆发大规模示威；2月14日，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拉什迪。3月3日，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发表讲话，要求伊朗撤销对拉什迪的威胁；3月7日，英国、伊朗两国宣布正式断绝外交关系，拉什迪从此在英国警方的保护下隐居避世。[[6]](#footnote-7)

“丹麦漫画事件”，又称“《日德兰邮报》事件”，是2005年至2006年间由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十二幅漫画所引发的国际风波。漫画最初于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的《日德兰邮报》上刊出，挪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报纸亦陆续转载，引起穆斯林的强烈抗议，雅加达、印尼、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2006年2月16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欧盟支持《日德兰邮报》，谴责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暴力行径。2008年，《日德兰邮报》以及其他几家丹麦报纸重新刊登了题为《头巾里的炸弹》（*The Bomb in the Turban*）的讽刺漫画，并表示坚定捍卫言论自由，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报刊也纷纷效仿，引起新一轮的风波。

“《查理周刊》事件”即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查理周刊》多年来数次发表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包括在2005年参与了丹麦漫画的转载，并在原有的十二幅漫画之外原创了一幅新的讽刺漫画，法国信仰穆斯林理事会将该刊告上法庭，试图阻止当期杂志的发行，最终败诉；2007年，该刊再度发表两幅讽刺漫画，法国大清真寺、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世界伊斯兰团体联合将其告上法庭。仍然败诉；2011年11月，该刊刊登了一幅讽刺伊斯兰法典的漫画，次日杂志社办公日遭到燃烧弹袭击，该刊在随后的一期杂志中刊出一幅描绘穆斯林同性恋者的讽刺漫画；2012年9月，该刊刊登讽刺漫画，引起穆斯林的抗议与黑客的攻击；2014年圣诞期间，该刊刊登含有性挑逗意味的穆罕默德讽刺漫画；2015年1月7日，该刊在巴黎的总部遭遇三名武装分子的袭击，共计12人死亡。1月14日，《查理周刊》遇袭后的新一期特刊上市，封面描绘了穆罕默德表示“我是查理”的形象。特刊上市后原本六万份的发行量增至七百万份，《欧洲时报》、法国《解放报》、法国《队报》等媒体纷纷发出“我们都是查理”的宣言。

阿萨德在1993年出版的《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以及200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批评是世俗的吗？”（Is Critique Secular?）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分别针对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作出了深入的论析，其中涉及的文化认同、亵渎、自由民主制、言论自由等议题不仅仅局限于两起事件本身，更关涉到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现实政治生态，其中不少观点也可适用于包括《查理周刊》事件在内的同类现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2 穆斯林移民对欧洲主流文化认同的冲击**

阿萨德认为，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在西方世界触发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穆斯林移民对欧洲主流文化认同所造成的冲击。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大量穆斯林移民进入欧洲定居并养育后代，而穆斯林与西方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以英国为例，通过细读英国内政部长约翰·帕顿（John Patten）针对拉什迪事件发表的两份声明，阿萨德发现英国白人精英阶层对穆斯林的恐惧恰恰是出于英国自身的认同焦虑。

1989年7月5日，英国内政部长约翰·帕顿在《泰晤士报》发表题为《英国的穆斯林社群》（*The Muslim Community in Britain*）的公开信。阿萨德首先注意到帕顿在声明中使用的“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一概念。阿萨德追问道，英国国内的集体暴力事件并不罕见，包括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族裔的屠戮、爱尔兰共和军的伦敦爆炸案等等，但为何英国政府偏偏只在拉什迪事件爆发时反复强调“英国性”这一概念？阿萨德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穆斯林对《撒旦诗篇》的不满情绪对“英国性”这一概念所表征的意识形态与等级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引起了英国托利党政府和自由派人士的焦虑。帕顿宣称，英国穆斯林如果想要真正成为英国公民，不仅要熟练使用英语，还要对英国的民主程序、法律、政府结构及其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7]](#footnote-8)阿萨德质疑道，许多英国白人恐怕都难以完全达到上述要求，况且“英语”、“法律”、“历史”都应当受到追问：哪种英语被视为纯正？在非洲用英语从事创作的作家为何被排除在“英语文学”之外？哪些法律被赋予正统地位？苏格兰法脱胎于罗马法，与英格兰法有根本区别；哪部历史被允许进入国民教育？谁是英国史的撰写者，赋予“正史”以权威性？印度史学家撰述的大英帝国史是否被排除在外？帕顿提及上述三种要素时均使用单数形式，声称这些是“我们共有”的文化，但英语、法律、历史其实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以复数形式存在于现实世界，在历史中离散地生成。依照帕顿的逻辑，只有英格兰的白人精英阶层才有权定义“英语”、“法律”、“历史”这些看似客观中立的概念，因而是“英国性”的真正代言人。

两周后，帕顿又发布了一份题为《身为英国人》(*On Being British*)的内政部新闻通稿[[8]](#footnote-9)，主要的宣讲对象仍是英国的穆斯林。阿萨德指出，这篇通稿所界定的“英国性”不仅仅指作为英国公民缴税、投票、守法等，更指向某种深层的“本质”。尽管帕顿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发言，但通稿中完全没有提到“国家”（state）一词，也并未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公民义务，而是要求少数派遵循多数人制订的文化规范，白人掌握了制定文化规范的权力，垄断了对“英国性”的定义权。帕顿的声明中频繁出现“宽容”、“多样性”等词汇，强调英国向来有宽容的传统，但阿萨德质疑这种“宽容”仅限于那些对“英国性”不构成挑战的个体选择，当移民将自身的实践、信仰、话语带入英国时，他们其实不被允许拓展 “英国性”的外延。在这一语境下，帕顿口中的“宽容”只能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规划。

为了进一步厘清拉什迪事件所涉及的欧洲文化认同，阿萨德从“文化”这一概念入手，回顾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的概念考古。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梳理了这一概念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发展，并指出“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是伴随着自由主义工业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此前，文化意味着对人的心灵进行智识和道德上的训练，而现在它用来指称一整套生活方式，即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总体化进程表现在议会民主制的选举方式以及市民社会的建构，把社会中的全体成年公民纳入社会政治的运作机制。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工业、教育、艺术、医疗、贸易等领域迅速发展，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将这些发展解释为一种统一的规范化进程，使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总体得以可能。尽管所谓“一国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其实是高度分化的，但对一个完整、稳定的文化总体的不懈建构仍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信念。

在威廉斯的基础上，阿萨德又将“帝国”的维度引入了对“文化”概念的探析。二次大战之间，大英帝国的疆域曾经扩展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洲、西印度群岛、印度等，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用“文化的难题”来指称殖民地与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之间文化认同上的困难，大英帝国对各殖民地的文化进行规范，试图将其整合进现代西方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统治逐渐式微，前殖民地的工人大批进入英国，填补了英国在战后的劳动力短缺，殖民地的文化认同问题随之转变为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但未曾改变的是“文化”这一概念依然指向了将异质性的要素转化为一种能够被规范化的总体性，始终隐含着殖民主义的意图，围绕着拉什迪事件而产生的话语就是这种总体化倾向的例证。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异质于“英国性”的宗教传统，使英国人惊觉他们想象中铁板一块的“英国”存在着尚未被同化的异类，对“英国”作为文化总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构成威胁。[[9]](#footnote-10)

**3 自由民主制的重新考量**

阿萨德指出，许多人认为西方与伊斯兰在价值观上是互不相容的，西方人拥护民主、自由与理性，而伊斯兰世界固守专制、权威与暴力。人们往往持有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欧洲基督教孕育了民主与自由的原则，而伊斯兰教则对民主与自由怀有天然的敌意。阿萨德指出，基督教教义正是在拜占庭的国家-教会中形成的，甚至在中世纪以及此前的很长时间里，基督教与政治权威也没有完全分离。弗朗西斯·福山曾把“民主”的观念追溯到基督教有关人的尊严（dignity）的教义，试图论证民主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价值观。然而，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dignitas指的恰恰是身居高位者的特权，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特权的消除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世俗的权威才逐渐取代教会的权威。另外，早在基督教之前，古希腊便已有初步的民主实践，雅典民主制便是著名的例证。因此，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福山所设想的必然性。不少学者倾向于借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矛盾，但阿萨德反对“文明冲突论”所预设的“欧洲文明”的内部同一性，指出欧洲各国在阶级、国族、宗教上是高度分化的，各国之间也长期存在冲突甚至战争，有时一些国家甚至与伊斯兰的君王结盟。另外，欧洲历史上不乏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压制民主、妨害自由的情形，欧洲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历史也是“欧洲文明”难以回避的事实。因此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不是天然对立的，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应简单地将欧洲对应于“自由民主”或将伊斯兰等同于“暴力专制”。

阿萨德承认，当下的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比中东国家更为牢固，但我们需要进一步反省自由民主制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式。早期的自由主义起源于对霸权的挑战，但如今却时常沦为权力的同谋。自由主义学者试图把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连贯、稳定的传统，但阿萨德认为，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参与公共论辩，恰恰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含混甚至自相矛盾。阿萨德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建立在个体的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原则上，例如在政治选举中每一位选民都被完全等同于其他人。这种原则也是官僚制度与市场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治理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策略的制订依赖于一系列抽象的数据模型，包括比例、平均数、变化趋势等。然而，可替代性原则对自由主义的个体尊严观念构成了一定的冒犯，个体一方面被赋予自由、并据称因为自由而拥有尊严，另一方面却被计为一个可供随意替换的单位，不再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制有其内在的张力，不应被奉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尺而对“他者”任意裁断。

**4 亵渎与言论自由的界限**

在对拉什迪事件的分析中，阿萨德注意到帕顿的声明里频频出现“自由”这一概念。帕顿强调言论自由不可侵犯，但阿萨德指出，当不同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言论自由有时会作出让步，例如在牵涉到版权、专利、商业机密等问题时，所有权优先于言论自由权，法律选择捍卫前者而牺牲后者。阿萨德认为，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必然有其限度，否则社会难以有序运作。恰恰是权力界定了言论自由何时不可侵犯，何时又应当让位于其他权利，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操作。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政府拒绝应穆斯林要求修改反亵渎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双重标准的体现。

阿萨德在对丹麦漫画事件的评论中延续了他对帕顿的批评，对“自由”作出更细致的反思。阿萨德指出，个体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个人有权选择如何处置其所有物，而且该主体的身体、情感和言论也都被看作个人的所有物。阿萨德着重分析了伊斯兰教传统与自由主义对“引诱”（seduction）的不同理解。在伊斯兰教义中，引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古兰经》中包含大量关于“引诱”与“哄骗”的词汇。穆斯林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认为，所有形式的诱惑对个体和社会秩序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诱惑会使个体失去自控能力，也会导致公民之间的冲突；然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强奸是一种强制性的暴力，因此是一项重罪，而引诱则不然，除非引诱的对象是未成年人。每个成年人都有权随意处置自己的身体、情感和言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引诱仅仅是对他人欲望的操纵，其所有权没有遭到侵害，因此不仅得到允许，而且还成为了个体自由的一种表现。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强迫”和“自由选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但阿萨德认为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彼此交织。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作为消费者和选民的个体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诱导，如虚荣、贪婪、嫉妒等，以大众传媒为例，电视可以针对人们的欲望展开宣传与动员，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观众对商品和政治候选人的选择，使观众自然而然地走上策划者预期的轨道。在非自由主义社会中，服从于这些诱导可能被视为道德失败（moral failings），但这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却必不可少，否则经济与政治便难以正常运作。自由主义所假想的那种对自我拥有绝对所有权的主体，在根本上是一种虚构。[[10]](#footnote-11)

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与《日德兰邮报》漫画对伊斯兰教先知的讽刺均指向宗教亵渎的议题。在世俗主义者看来，穆斯林对“亵渎”的指控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言论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石，必须得到绝对的保护。然而，阿萨德指出现代世俗国家对伊斯兰教亵渎观的批评其实并不完全是“世俗”的，而是与基督教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亵渎观的差异。

阿萨德认为，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亵渎”仅仅是一种“不信”的表达，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卡班图斯（Alain Cabantous）甚至提出，当耶稣声称他有神性的时候，他的言论就被谴责为“亵渎”，从而导致了他的受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亵渎”奠立了基督教。另一方面，对“言论自由”的重视也有其宗教缘由，《约翰福音》里说“真理将使你自由”，必须公开说出真理才能使人摆脱奴役状态，因此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基督教对亵渎与言论自由的理解也体现在亵渎罪的历史演变上。直到十七世纪，亵渎才开始在习惯法（common law）中被列为一项罪行。当时，国家法庭正在逐步取代宗教法庭，现代国家也处于成形的过程中，因此亵渎罪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宽容、现代世俗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亵渎罪在法律上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人们感到言论需要被保护，即使是那些对普遍信念构成颠覆的言论，其中就包括“亵渎”。随之而来的改变是人们开始更加重视言论的表达方式，从形式而非内容的角度来看待“亵渎”。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相对粗俗的用语，较之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级而言更难获得法律的保护，一些研究十九世纪英格兰亵渎审判的学者指出这种法律为阶级歧视大开方便之门。鉴于当时是民族国家和阶级体系开始成形的时代，阿萨德认为对“亵渎罪”的界定本身即参与了对阶级差异的建构，始终与权力合谋。在拉什迪事件中，穆斯林要求英国政府修改反亵渎法而未果，又一次显现出亵渎罪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伊斯兰教中，“亵渎”与“言论自由”的意义则与基督教的观念有所差别。阿拉伯语里有大量关于“亵渎”的词汇，但英语中的“blasphemy”无法精确对应于阿拉伯语中的某一个词语。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在针对丹麦漫画事件发表的声明中使用了“isa’ah”一词，其含义包括“侮辱、伤害和冒犯”，可以在世俗的语境中使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范畴。与基督教主要把“亵渎”理解为“不信”的观念不同，伊斯兰教的“亵渎”并不指向内在的信仰。相反，《古兰经》强调“对于宗教，绝无强迫”、“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每个人都可以信奉他所愿意信奉的东西，即使他的信仰与他所属的群体格格不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公开表达其思想，因为发表思想会改变其性质，使之变成公用的符号而对公众开放，甚至可能引诱他人接受与道德秩序相悖的思想。“亵渎”的真正罪过在于发表言论者的意图，作为公共行为由其在社会关系中起到的功能所决定，发言者必须要为言论公开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负责。穆斯林对亵渎的激烈回应往往不是因为亵渎者蔑视伊斯兰教及其先知，而是针对他们公开的语言暴力以及由之产生的社会效应。

**5 结语：对《查理周刊》事件的进一步探讨**

阿萨德从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出发，追问现代政治对宗教他者的想象，这种现实关切在当下尤为必要与紧迫。在阿萨德的影响下，许多宗教学学者也纷纷与现实展开积极对话，例如阿萨德的学生萨巴·玛穆德（Saba Mahmood）在对丹麦漫画事件的讨论中引入符号学的角度解释新教文明影响下的现代世俗国家为何难以理解讽刺漫画对穆斯林造成的伤害[[11]](#footnote-12)。

今年年初，《查理周刊》事件又一次引爆全球舆论。在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中，这次事件往往被视作穆斯林罔顾他人言论自由的一项铁证。然而，我们在痛惜逝者、谴责杀戮的同时也应当追问，在不平等的权力秩序下，绝对的“言论自由”是否会使这种不平等一次又一次地再生产？这种“言论自由”是否会导致某些被视为他者的弱势群体在更深的意义上被噤声？在“我们都是查理人”的激愤中，“我们”究竟是谁，又何以“都是”查理人？当一种根植于特定传统中的观念批上了普适性的外衣，“我们”与“查理”之间的差异被感性所夷平，普世价值的论调取代了对具体情境的思考，反省的空间也将就此缩陷。如果我们借用阿萨德对拉什迪事件与丹麦漫画事件的分析进路，那么法国的历史演变、政治气候、宗教现状等因素都应当被纳入考虑，包括北非穆斯林移民史、法国各宗教的人口比例、头巾法案的争议、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情况、世俗性原则（Laïcité）与法国国族认同、“讽刺”之于欧洲媒体与伊斯兰世界的不同意义，等等。

阿萨德在今年二月的一次访谈中提及了他对《查理周刊》事件的看法。基于此次事件与十年前丹麦漫画事件的相似性，阿萨德重申他此前对亵渎、言论自由等议题的见解，希望人们以更具历史纵深的眼光对宗教现象加以全局性的透视[[12]](#footnote-13)。阿萨德提醒着我们，宗教的话语与实践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旦割裂历史脉络与权力关系、抽象地看待宗教，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当下的宗教状况，而只能停留在站队表态的层面上互相指责。

**参考文献**

一、著作：

[1] Appignanesi, L., Maitland, S., *The Rushdie Fil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Asad, T.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39-268.

[3] Asad, T.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

[4] Asad, T. *On Suicide Bomb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Asad, T., Brown, W., Butler, J., & Mahmood, S. *Is Critique Secular? Blasphemy, Injury, and Free Spee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二、论文：

[1] 蔡圣晗、黄剑波：《权力、阐释和现代性——论阿萨德对宗教的谱系学研究》，金泽、李华伟主编：《宗教社会学》（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0-139页。

[2] 刘洋、黄剑波：《世俗、世俗主义与现代性——以阿萨德<世俗的形成>为中心》，金泽、李华伟主编：《宗教社会学》（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5-366页。

[3] 朱晓红：《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宗教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07-115页。

三、访谈：

[1] Azad, H. “Do Muslims Belong in the West? An Interview with Talal Asad”.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20768/do-muslims-belong-in-the-west-an-interview-with-ta, February 3, 2015, accessed June 9, 2015.

四、报纸文章：

[1] Berger, J. “Two Books and Two Notions of the Sacred”,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1989.

[2] Bhabha, H. “Beyond Fundamentalism and Liberalism”,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March 3, 1989.

[3] Patten, J. “The Muslim Community in Britain”, *Times*, July 5, 1989.

[4] Žižek, S. “Are the Worst Really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New Statesman*, January 10, 2015.

五、其他文献：

[1] Patten, J. “On Being British”, The Home Office, July 18, 1989.

[2] Chomsky, N. “Paris Attacks Show Hypocrisy of West's Outrage” [Online] Available: http://edition.cnn.com/2015/01/19/opinion/charlie-hebdo-noam-chomsky, January 20, 2015, accessed June 22, 2015.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评语**： | | | |
| 田可耘同学的学年论文以美国当今著名宗教学学者阿萨德的宗教思想为研究对象，但是着眼点是穆斯林移民和欧洲文明传统的冲击，论文观点明确，结构清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自行寻找资料、准确理解文本、发展出写作大纲和完整的结构，并在老师的建议下，进行视角的调整，体现了一个本科生非常难得的学术品质和科研能力，优秀的文献筛选、理解能力和外语理解水平。论文认为，阿萨德从穆斯林移民对欧洲人国民性认同、民主观念和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提出了挑战，并从宗教学的角度对阿萨德的观点进行了评价。文章对阿萨德的观点归纳准确，评论得当。当然，如果把这个视角和其它学者的（比如从文明冲突或对话理论、公民宗教或市民社会等）视角进行比较，可能会更凸显出阿萨德观点的独特性。但无疑，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本科生论文，建议修改之后发表。  签名：  年 月 日 | | | |
| **授课教师评语及等级**： | | | |
| 签名：  年 月 日 | | | |
| 学分 |  | 成绩 |  |
| 备注： | | | |

1. Homi Bhabha, “Beyond Fundamentalism and Liberalism”,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March 3, 1989. [↑](#footnote-ref-2)
2. Noam Chomsky, “Paris Attacks Show Hypocrisy of West's Outrage” [Online] Available: http://edition.cnn.com/2015/01/19/opinion/charlie-hebdo-noam-chomsky, January 20, 2015, accessed June 22, 2015. [↑](#footnote-ref-3)
3. John Berger, “Two Books and Two Notions of the Sacred”,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1989. [↑](#footnote-ref-4)
4. Judith Butler, “The Sensibilities of Critique”, in Talal Asad, Wendy Brown, Judith Butler, Saba Mahmood, *Is Critique Secular? Blasphemy, Injury, and Free Spee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01-136. [↑](#footnote-ref-5)
5. Slavoj Žižek “Are the Worst Really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New Statesman*, January 10, 2015. [↑](#footnote-ref-6)
6. Lisa Appignanesi, Sara Maitland, *The Rushdie Fil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footnote-ref-7)
7. John Patten, “The Muslim Community in Britain”, *Times*, July 5, 1989. [↑](#footnote-ref-8)
8. John Patten, “On Being British”, The Home Office, July 18, 1989. [↑](#footnote-ref-9)
9. Talal Asad,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39-268. [↑](#footnote-ref-10)
10. Talal Asad, “Free Speech, Blasphemy, and Secular Criticism”, in Talal Asad, Wendy Brown, Judith Butler, Saba Mahmood, *Is Critique Secular? Blasphemy, Injury, and Free Spee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20-63. [↑](#footnote-ref-11)
11. Saba Mahmood, “Religious Reason and Secular Affect: An Incommensurable Divide?” in Talal Asad, Wendy Brown, Judith Butler, Saba Mahmood. *Is Critique Secular? Blasphemy, Injury, and Free Spee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64-100. [↑](#footnote-ref-12)
12. Hasan Azad, “Do Muslims Belong in the West? An Interview with Talal Asad”,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20768/do-muslims-belong-in-the-west-an-interview-with-ta, February 3, 2015, accessed June 9, 2015. [↑](#footnote-ref-13)